

2008-2013 中國社會思想交鋒

走出
維穩
年代

馬國川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序言

2012年2月8日，龍年元宵節後的第三天，北京東皇城根下的一家飯店裡，群賢畢至，名流如雲。《炎黃春秋》雜誌社組織的“2012新春聯誼會”在這裡舉行。

和往年不同的是，幾位“紅二代”也出現在會場上，包括葉劍英、陸定一、陶鑄、胡耀邦等中共元勳的兒女。他們相繼發言，力挺《炎黃春秋》，呼籲加快改革。其中傳達出來的豐富信息耐人尋味。

“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去了！”——接近中午時分，這個爆炸性新聞在與會者中流傳。人們交頭接耳，追問消息的真實性，分析事件的原因與後果。

我靜靜地坐在會場的一角，震驚，更感到慶幸：作為這個時代的旁觀者，回望奧運會以來的數年，中國就像在演出一部情節曲折、跌宕起伏的歷史活劇。“王立軍事件”顯然是又一個高潮，同時它又僅僅是新劇的開場，“好戲還在後面”。

既然我們成為歷史劇場最前排的觀眾，我們又怎能辜負歷史的垂青？雖然我們不能登上舞台，但是我們可以記錄下來自己的所見、所聞——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動筆寫作這本書，直到今年4月份才最終完成。

2008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太多故事。作為一名記者，當我面對這

個急速運轉的社會時，就像站在波濤奔湧的江河前，接連發生的震驚世人的新聞事件就像浪頭一樣，一個接著一個蜂擁而至。哪些應該記錄下來，哪些可以忽視，我不是歷史學家，難以衡量。但是我認為，如果說紛雜浩繁的新聞事件是浪花，那麼新聞事件背後的社會思潮就是河床。與那些難以把握的新聞事件比起來，社會思潮或許更能夠反映這個時代的變遷。

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沃什曾經這樣寫道——

許多歐洲國家的居民直到20世紀中葉才痛苦地意識到，複雜而晦澀難懂的哲學著作對他們的命運有著直接的影響。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自己吃的每份麵包，他們的工作性質，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生活，都有賴於對某些原則爭論的這樣或那樣的解決方式，而此前，他們對這些原則從沒有注意過。在他們的眼中，哲學家就是那種好幻想的人，而其幻想與現實是毫不相干的。（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第7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思潮的激烈交鋒，同樣被許多人忽視。在他們看來，這些爭論都是口舌之爭，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實際上，社會思潮既是社會事件的反映，更影響著中國社會的走勢，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例如，2004—2006年的改革第三次大爭論就導致了國企改革的停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開始逆轉，自此埋下諸多社會矛盾的隱患。

因此，我沒有去重新書寫“歷史的草稿”，而是站在中立客觀的立場上，詳細記錄每一場社會思潮的爭論。時間顯然是最省事的、往往又最乏味的邏輯，可是把每一次社會思潮的激蕩碰撞串聯起來，一條強大的內在的歷史邏輯依稀可見：中國到底應該向何處去？新世紀以來這個問題越來

越凸顯，2008年以後的每一次爭論都圍繞這個核心問題展開。

遺憾的是，多次爭論並沒有形成共識，分歧依舊存在，而且有擴大的趨勢。因此在寫作中，我頭腦裡常常浮出小學課本上的一個畫面：天鵝、蝦和狗魚同拉一輛貨車，無論它們怎樣地使勁，車子還是在老地方，因為天鵝使勁兒往天上飛，蝦一步步向後倒拖，狗魚又朝著池塘拉去。

這個俄羅斯的寓言可謂中國社會思潮爭論的生動寫照。儘管社會思潮變幻多端，但概而論之，不外三種：一種是向前走，希望中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一種是保持現狀，“中國模式”就是最好的，不但不需改變，其他國家也應該來學習；最後一種是向回走，回到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去，一些人固執地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貧富分化的、平等的世界。

三種社會思潮既是現實社會力量的反映，也得到了現實社會力量的支持。不同力量博弈的結局人們已經看到：中國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矛盾也在持續激化。“維穩”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徵。然而弔詭的是，越維穩越不穩定，群體事件蜂起，而且日趨暴力化。如何解決社會矛盾顯然在高層也引起了爭論，“王立軍事件”就是這些爭論的曲折反映。

於是我們看到，在2012年裡，從官員到平民，幾乎人人都“不高興”，人人都在發牢騷，中國社會的矛盾處於臨界點，一些人甚至公開談論中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在十年前，這是不敢想像的。

終於，中國告別了“胡溫十年”，進入一個新的政治週期。中國出現了“走出維穩年代”、重啟改革的積極信號，可是近一個多月來思想爭論又起，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撲朔迷離的現實不免讓人惶惑，但是讀者朋友翻看這本書就會明白，花樣沒有翻新，“老調子沒有唱完”。

魯迅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然而，中

國是一個健忘的國度，而且有一些人希望國人盡快忘記過去，為此他們不斷地塗改歷史，因為他們相信：“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這本書是剛剛過去的一個時代的側影，它或許能夠提醒我們所走過的路，並在回顧歷史中思考中國的未來。

中國向何處去？瞻念前途，許多人士感到悲觀。誠然，作為一個歷史包袱沉重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之路注定不會是平坦的，肯定還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可是，放寬歷史眼光，我更願意樂觀地期待未來。周有光先生有一句話發人深省：“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畢竟我們生活在互聯網暢通的全球化時代，可以方便地了解世界的變化。“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我們沒有理由悲觀。中國終將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現代國家，這不是聖君賢相們決定的，而是億萬中國人民的福祉所繫，他們正在為此而奮鬥。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馬國川

2013年6月16日

目 錄

引子：冰雪下的中國	014
第一章 家樂福事件：壓彎的樹枝	017
一、“長平文峰論戰”	018
二、“抵制家樂福”	023
三、抵制者與反抵制者	028
四、壓彎的樹枝	032
第二章 普世價值之爭	038
一、“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	039
二、不對稱的“南北戰爭”	044
三、來勢洶洶	049
四、悄然而止	054

第三章	從解放思想到“不折騰”	059
	一、廣東率先發聲	060
	二、“解放思想”要解放甚麼？	065
	三、“思想解放要有底線”	069
	四、“不折騰”	073
第四章	四萬億救市	079
	一、勞動合同法之錯？	080
	二、四萬億刺激計劃	085
	三、“凱恩斯經濟學的最好學生”	090
第五章	為民主辯護	096
	一、“中國不高興”	097
	二、為民主辯護	102
	三、“綠壩”事件	107
	四、60年大慶	112
第六章	“國進民退”大爭論	117
	一、奇特的企業重組	118
	二、“國進民退”存在嗎？	122
	三、劍拔弩張	127
	四、再掀波瀾	132

第七章	“ 中國模式 ”大辯論(上)	138
	一、“ 外來的和尚 ”	139
	二、“ 中國模式 ” 的首席闡釋者	144
	三、“ 盲目歌頌 ‘ 中國模式 ’ 太危險 ”	149
	四、 消火降溫	154
第八章	“ 中國模式 ”大辯論(下)	159
	一、 中國統治世界？	160
	二、 日內瓦來的中國人	165
	三、“ 中國模式 ” 批評者	170
	四、“ 中國模式 ” 的出路	174
第九章	政改呼聲	180
	一、 谷歌退出中國	181
	二、 普世價值守護者	186
	三、“ 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	191
	四、 神秘的“ 鄭青原 ”	196
第十章	變與不變：國門內外	201
	一、 阿拉伯之春	202
	二、 維穩，維穩	207

	三、“五不搞”	212
	四、於無聲處	216
第十一章	重慶模式	222
	一、“李莊案第二季”	223
	二、打黑，還是黑打？	228
	三、唱紅進京	233
	四、“日出重慶”	237
第十二章	眾聲喧譁覓出路	243
	一、“紅二代”們的憂慮	244
	二、重回新民主主義？	249
	三、“雷雨中行駛的動車”	254
	四、三場不同尋常的會議	258
第十三章	事情正在起變化	264
	一、辛亥百年，“革命”的復活	265
	二、烏坎轉機	270
	三、“韓三篇”：“革命”脫敏	274
	四、“改革集結號”	279

第十四章	龍年驚變	285
	一、王立軍叛逃	286
	二、山雨欲來	291
	三、黑幕重重	297
	四、“重慶模式”謝幕	302
第十五章	“游向深水區的中國”	308
	一、國家資本主義之爭	309
	二、從什邡到啟東	314
	三、反日大遊行	319
	四、“中國向何處去”	325
	尾聲：“托克維爾熱”的深意	331

引子：冰雪下的中國

雪在下，雪在下，雪在下
從三九過後一直下到臘月二十八。

從北向南，不分晝夜垂直傾撒，
冰凌黃河雨雪長江，
凍顫三湘大地，直撲珠三角，
不見了花城含苞欲放迎春花。

低溫嚴寒，冬雨冰掛，
突如其來，突如其來逼近年關，
逼近年關，我們鬱鬱蔥蔥的南國家園，
在漫天冰雪的籠罩下迎來了 2008。

2008年2月6日的夜晚，中國傳統節日除夕，數以億計的中國觀眾坐在電視機前，看著衣著光鮮的主持人煽情地朗誦這首配樂詩，也有數以百萬計的旅客坐在行進的火車車廂裡，聽到了這首來自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的配

樂朗誦詩。火車窗外，煙花爆竹競相燃放，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冰雪覆蓋的白茫茫的大地。

一個月前，一場 50 年一遇的特大冰雪降臨中國。電網癱瘓，公路交通中斷，火車停運，飛機停飛，農作物受災，房屋倒塌，某些重災區甚至面臨斷糧危險。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全國近三分之二的省份遭遇冰雪災害，直接經濟損失 1500 多億元人民幣，還有 100 多個公民不幸死亡。春節後又過了半個月，隨著氣溫的回升，冰雪才在各地漸次消融。可是融雪流入海中，對海洋生態又造成浩劫。台灣海峽即傳出大量魚群暴斃事件。

這場罕見的冰雪災害給正在迎接奧運會的中國蒙上了一層陰影。它預示著，2008 年注定成為艱難的一年。不過，這一年的艱難曲折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像。在艱難時世背後，各種社會思潮也異常活躍，激烈交鋒，而且一直蔓延到此後的五年裡，悄悄地影響著中國的走向。

第一章

一、“長平文峰論戰” 二、“抵制家樂福” 三、抵制者與反抵制者 四、壓彎的樹枝

家樂福事件： 壓彎的樹枝

一、“長平文峰論戰”

3月10日下午，拉薩市哲蚌寺約300餘名僧人無視國家法律及寺廟有關管理制度，企圖衝入拉薩市區製造事端。被執勤人員勸阻後，多次進行衝撞，漫罵毆打我執勤人員，氣焰十分囂張。當日，10餘名色拉寺外地學經人員在大昭寺廣場打出“雪山獅子旗”，呼喊“西藏獨立”等口號。3月11日至13日，個別寺廟部分僧人繼續聚集，呼喊反動口號，把我維護秩序的工作人員的克制視為軟弱，投擲石塊，潑灑石灰、開水，致使幾十名執勤警察和幹部受傷，多人重傷。哲蚌寺3名僧人還用刀具自傷肢體並互相拍照，企圖掩蓋真相，混淆視聽。

3月14日，滋事活動進一步升級。一些暴徒開始在拉薩八廓街聚集，暴徒們呼喊分裂口號，大肆進行打砸搶燒活動，並暴力衝擊公安派出所、政府機關，搶劫銀行、商舖、加油站、市場等。據初步統計，暴徒在拉薩市已造成包括3所中小學在內的22處建築物被燒，數十輛警車和民用車輛被焚毀，致使10名無辜群眾被殺死、燒死，公安民警、武警戰士重傷12人，其中2人生命垂危，國家和人民群眾財產遭受很大損失。

——《達賴集團破壞西藏社會穩定注定要失敗》，2008年3月17日新華社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最終，西藏自治區政府果斷依法採取堅決措施，嚴厲打擊違法犯罪分子，平息了事態”，“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次破壞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的”。

一夜之間，雪域高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大部分中國人仍然通過國內的傳統媒體獲得相關消息，還有一部分人則通過網絡了解更多的信息。截止 2007 年底，中國網民總人數已經達到 2.1 億。一些網民翻“牆”（防火牆）而出，發現國外媒體同樣密集報導西藏騷亂，但信息叢雜，聲音多元。俄羅斯支持中國，說西藏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呼籲中國保持克制，建議北京與達賴喇嘛談判；也有個別國家呼籲抵制北京奧運。與這些不同的聲音比起來，不同媒體對事實的報導也頗有出入，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

隨後，幾個關於境外媒體虛假報導的帖子和視頻在網上流傳開來。它們表明，包括德國、美國、英國和印度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媒體對拉薩事件的報導中出現了明顯的事實錯誤。有些錯誤非常低級，甚至有刻意誤導的嫌疑。有幾家媒體進行了道歉和更正，並得到了一些網民的理解與讚賞，可是另外一些網民拒絕諒解。他們認為，這些國外媒體是在製造陰謀。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命名為“反 CNN”、“反 BBC”、“反美國之音”的網站，虛擬世界裡爆發了一場網民憤怒聲討西方媒體的網絡事件。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傳統媒體和互聯網之間似乎有一個清晰的邊界：報紙、雜誌和電視等傳統媒體上，官方一再駁斥西方媒體“歪曲、虛假報導”，雖然口氣嚴厲，但是用詞上仍然保持著某種克制；互聯網上則眾聲喧譁，大部分是激烈的痛斥與暴烈的咒罵。對於有些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媒體本身的立場，只有國家利益的爭奪是真實的，西方媒體就是撒謊的工具，它們所傳播的所有信息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說，反 CNN 網站係民眾對“缺德報導”的“自發的譴責和批

判”。(2008年3月27日外交部網站，轉引自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3/0327_17_465363.shtml)

與傳統媒體比起來，互聯網的聚焦度很難持久，因為互聯網上的信息變動速度極快，網友的興奮點隨時都會轉移。不過，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一篇文章之後，本來已經有些低弱的網絡罵戰又掀起了新高潮，甚至傳統媒體也捲入進來。

4月3日，《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了評論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作者“長平”本名張平，是《南都週刊》副總編輯。他在文章裡批評了一些國外媒體的錯誤報導：“失實新聞造成的傷害既成事實，難以得到中國民眾的諒解。跟任何虛假新聞一樣，這個傷害首先指向媒體自身的公信力，一萬個真實也挽救不了一個謊言。”

同時，這位年輕的時事評論家也對國內的一些網民提出了批評，“他們並不真的在乎新聞的客觀公正，而在乎媒體本身的立場”，“（虛假報導）讓很多人進一步放棄了對客觀公正的信賴，而選擇了狹隘民族主義立場。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你爭我奪。他們甚至以此為依據說，撒謊也是一種‘國際慣例’，從而對自己身邊或者歷史上的謊言予以諒解”，“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反抗西方，那麼怎樣說服少數民族放棄民族主義，加入到主流的國家建設中來呢？”

長平認為，“言論自由天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尤其是質疑權力的自由，比謠言更可怕的是對言論自由的剝奪”，“虛假報導和偏見並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個開放的輿論環境，允許充分的揭示和討論，它們就有走向真相和公義的機會”。

在“抵制西方媒體歪曲報導”的浪潮中，長平的聲音顯得頗為另類。

文章迅速被各大網站轉載，引起巨大的反響。一些網民認為他的評論是“中立透徹的”，另一些網友則認為他是傾向藏獨分子的，更有些網民指他是“賣國賊”，直接在長平文章後跟帖說：“再來一次文革把長平這樣的漢奸搞死，長平你也就是一條狗。”有人甚至提出要清查長平的老底，看看他是不是被國外媒體收買了。潮水般的批評與謾罵湧向長平，《南方都市報》也被殃及，它因為經常發表長平的評論文章而被冠以“反華媒體”的惡名。

中華網論壇連續出現《警報！南方都市報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南方都市報的反動是有歷史根源的》、《南方都市報，“普世價值”不可以凌駕於民族統一之上！》、《南都報長平，即使造謠，也不能破壞你的言論自由？》、《呼籲大家別再買南方都市報》等帖子，對長平和《南方都市報》進行猛烈抨擊。一篇署名沈宇哲的文章感慨道：“這種接近歇斯底裡地反撲給外界的印象莫過於‘文革’又回來了，那個爭相攀比誰更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年代又來了。”

風波很快衝出互聯網，罕見地向平面媒體蔓延。

4月11日，《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的文章，署名“文峰”。《北京晚報》是由《北京日報》社主辦的綜合性晚報，“文峰”即《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的化名。梅寧華後來在接受雜誌採訪時理直氣壯地承認，“‘文峰’就是我，這沒甚麼好隱諱的。”他說，他在好奇之下找來長平的原文，讀後一揮而就寫出反駁的稿子。交給編輯部的時候，編輯們有點擔心：“會不會說得太厲害了？”他大手一揮：“發！怕甚麼？報紙就是要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張妹《梅寧華：報紙沒有觀點就沒有生命力》，2008年第9期《傳媒》）

梅寧華稱長平是“南方報系的‘當紅炸子雞’”，他還創造性地用“南都長平”這樣一個古怪的名字，將“有問題”的長平和“南都”乃至“報系”

群體串聯起來，“南方報系中以《××週末》為代表的報紙，一直以來標榜自己是中國最‘西化’的報紙。南都長平的這種言論自然毫不奇怪。而這次所以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是由於當下正是西方媒體公然造謠、公然抹黑、公然歪曲西藏事件的時候，這令人不能僅認為他或他們只是想要求‘言論自由’，恐怕連自己的最後一塊遮羞布都扯下來了”。

梅寧華說：“在一些所謂要求普世價值的南都長平們看來，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堅持的，包括造謠的權力，也是需要維護的。這就不禁使人要問，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都是西方挑起的，這裡有甚麼‘普世價值’嗎？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日下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陰暗目的，給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藉口而已。但謊言終歸是謊言，在事實和真相面前，謊言的作用就是使人們對虛偽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長平們宣揚的‘普世價值’遭到人們的唾棄。”

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被人驚呼為“奇文”，因為自“文革”結束，這種文風與格調在報紙評論中已經很難看到了。事後證明，這篇奇文已經埋下了此後一系列爭論的伏筆。

沒有其他平面媒體介入這場爭論，長平也只能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博文作為回應：“就大多數網民來說，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我也愛這個國家，愛包括你們在內的人民。我們之間的分歧，一部分是被人歪曲導致的誤解，一部分是真實的，那就是怎樣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的意見分歧。你們可以反駁我，說服我，但是要講道理，不要企圖通過謾罵和打擊來讓對方順從。”

但麻煩並沒有消失。與長平對立的還有一大群隱形人，它們無聲地

漂浮在網絡上，自稱是捍衛中國榮譽的愛國先鋒們，匿名發帖，語言粗魯暴烈，對一切他們認為有違中國榮譽的人展開無情攻擊。在圍剿長平的同時，他們正在醞釀對另一個目標發起攻擊。

二、“抵制家樂福”

“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著窗外漫天飛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奧運火炬倫敦段的傳遞將會怎樣？”中國駐英大使傅瑩在一篇文章的開頭如此寫道，字裡行間透露著不安與擔心。

火炬傳遞是奧運會的一個傳統活動。作為第一次取得奧運會主辦權的國家，中國奧運火炬的傳遞活動線路最長（約13.7萬公里）、持續時間最久（130天）。倫敦是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的第四站，也是迎接火炬的第一個西方國家。

雖然最終完成了火炬傳遞，可是“在返回機場的大巴上，北京奧組委年輕的女士們，包括前奧運冠軍喬，都堅定地認為是全英國的人在跟她們作對”，傅瑩大使的文章寫道，“一個女孩說，‘這哪裡是養育了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國家啊！’另一個說，‘英國人的紳士風度到哪兒去了？’”駐英大使花了很長時間試圖說服她們，但沒有做到，因為她們不僅辛苦，而且“一路上還要反覆經受暴力衝搶火炬的行徑”。夜幕降臨，55歲的女大使看著奧運包機慢慢滑動到跑道上，心裡想，“飛機是否變得更加沉重了？”（傅瑩《如果西方能夠傾聽中國》，2008年4月13日英國《星期日電訊報》）

作為倫敦的下一站，第二天在巴黎進行的火炬傳遞更加曲折。傳遞過程中，不時有被中國稱為“藏獨”分子的抗議者進行干擾。當他們試圖從

尾聲：“托克維爾熱”的深意

2012 年末，在中共“十八大”後的政治熱中，有一個現象突兀而怪異：一位與咸豐皇帝同時代的法國人的著作突然成為中國朝野共同關注的熱點。各種媒體紛紛以這本名為《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書為主題組織專題，許多研討會、讀書會也都以這本書為討論中心。

其實早在半年前，坊間風傳某位高層人士推薦此書，《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引起精英階層的關注，網絡上也流傳著《為甚麼政府高層熱讀 舊制度與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留給後世的七大教訓》等分析文章。從那時起，這本 1992 年才翻譯進中國的洋書開始悄然走紅，而且與韓寒挑開的“革命”話題微妙結合。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獨立學者榮劍的解答是：“在改革裹足不前、目標不明和路徑不清時，人們似乎感覺到，革命並非憑一廂情願就可迴避，社會底層湧動著的潮流最終是平靜溢出還是洶湧撲來，誰也無法斷定，當革命的潛在因素依舊撲朔迷離時，妄言告別革命無異於掩耳阻擋滾滾而來的雷鳴。真想找到制止革命的路徑和辦法，惟有清醒地認識革命爆發的原因，這應該是人們當下最需要關注的焦點。”（榮劍《中國的制度與革命——讀托克維爾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52160143.html）

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岐山在與體制內學者座談時，似乎不經意地提到，“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此時，王岐山已經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為中國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公開推薦印證了坊間的傳聞，也使得《舊制度與大革命》驟然洛陽紙貴，市面上幾度脫銷。“革命”話題再次被激活。

1856年，在法國大革命爆發67年之後，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雖然自己的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托克維爾仍能秉持客觀、公允的態度，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嚴謹來審視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正如一個美國歷史學家評價的那樣：“《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中共“十八大”之後，新一屆高層人事確定，波譎雲詭的政治局面似乎安定下來。人們紛紛揣測，一位高層官員此時推薦一本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有何深意？為甚麼朝野上下將視線集中於一本講述“革命”的書呢？

時事評論家梁文道認為，這本書“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回應中國當下的局面和當下的選擇。我們能在這本書裡看到一些想法，對今天中國狀況的一個觀察，是有借鑒作用的。所謂的大革命，又有多少是適應不了新時代才爆發的？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今天是不是也面臨同樣的狀況，我們難道又要面臨一場大革命，還是說今天的中國有舊東西在推倒新的東西。人們在猜測，現有政治架構裡面有沒有推動體制往新的方向發展”。因此在梁文道看來，無論有沒有政要人物推薦，這本書在當下走紅都是一個必然。（《梁文道談選書》，2013年1月24日《經濟觀察報》）

事實確乎如此。在過去數年間，這本法學史學術圈子裡的專業書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的公共讀物，共同的憂慮迫使人們打開了這本書，托克維爾也成為知